#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議處史職疏

准禮部手本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爲懇乞聖明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議照裁定史職係閣臣題請合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應事宜詳行議擬上請奉欽依到閣臣等謹欽遵議得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

之規以致　累朝以來史文闕畧昔　世宗皇帝嘗
諭大學士張璁曰日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
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
居此職者蓋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曠廢之
由實在臣下即如邇者纂修　世宗　皇考實錄臣
等祗事總裁凡所編纂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删
潤櫽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
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
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
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

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　皇上聰
明天啓　淵哲性成　踐祚以來　善政鴻猷班班
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
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光復　祖制以備一
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祗奉　明命仰稽
成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　起居爲重
顧　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

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
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
謀議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
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　聖諭　詔勅
冊文等項及　內閣題稿其　朝廷政事見於諸司
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
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
川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
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　常朝記事官

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　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　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極門即輪該日記注　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　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　言動凡　郊祀　耕耤　幸學大閱諸　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　宣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

史館詮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令除　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勑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　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　閣轉發　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

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
有 宣諭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勑等項備錄本文
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猥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
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
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
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
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
密邇 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
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

謄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
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
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
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　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
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　起居六冊爲六曹事
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　內閣驗訖即
投入小櫃用　文淵閣印封鎖歲終　內閣同各史
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
視

一議謄錄掌管照得　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　實錄卽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啟閉館門常川供事滿日各照常選部撥補不給　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覩　聖明踐祚之始卽　召見輔臣於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面賜獎諭邇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

纓數茲者曠典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　詔勅等項　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　內閣轉發

萬曆三年二月二十　日奉　聖旨史臣紀錄時政我　祖宗成憲具存但近年任此職者因循曠廢遂成闕典今宜及時修舉卿等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禮部知道

請裁抑外戚疏

伏冡　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
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
擬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　皇家至親與衆不同
皇上仰體　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
部尚書郭貴等見臣等言　先朝賜賚外戚　恩典
唯玉田伯蔣輪家爲最厚正與今　聖母家事體相
同故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
乞　恩造墳原係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
石等料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該部因本
爵自比蔣輪例故即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

護墳田土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　聖諭欲令
從厚臣等敢不仰體　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
亦欲借此少效微悃於　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
例止於如此今欲從厚惟在　皇上奏知　聖母發
自　宸衷特加優賚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
惟昔玉田伯乃　世宗皇帝親母家也當時　章聖
皇太后母儀天下　世廟奉事　母后篤厚外家何
所不至而其所給乃僅於此數想以　祖宗以來相
傳恩例如此有難以踰越耳今　皇上孝事　聖母
豈能有加於　世廟而　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

有踰於章聖皇太后乎今以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章聖太后之所不可踰而聖母與皇上必欲破例處之此臣等所以悚懼而不敢擅擬者也夫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臣等待罪輔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慈垂鑒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竊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範在於督學之臣我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

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
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
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已肅下
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臣等紉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内名流類能以
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
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
以自重旣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
譚覔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又俾于
巡歷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

民僞日滋以馳騖奔趍爲良圖以剽竊濫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　聖明　特勅吏部慎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率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爲艱令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頹靡者上未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　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

違私門之請託盖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鈇浙江提學僉事喬因阜赴　闕會　勑因查　先朝以來相傳舊稱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勑諭俱不開欵獨提學　勑開欵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着實遵奉自隳職守夫　勑諭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既不能遵奉　上命恪恭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教不亦難乎臣等查得嘉靖初年　世宗皇帝嘗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盖

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於
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即按 先朝故事太
加洗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廢既久舉當以
漸驟於操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素不獨
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 勅諭舊
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 准事例逐款開坐上請
聖裁備載 勅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 上
之所以責之者如此此則雖彼怨豪謗而有所弗恤人
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豪而莫之敢
撓撫按以此最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

知敎本尚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　勑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慎重其選其各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換與新　勑以便遵守書曰作新民堯使契掌教命之以勞來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之今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再照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教習又在儒學教官頗近來考貢之法太疎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精力既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　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

老疾貧窘之地冗濫甚矣今後凡廷試歲貢生員督學臣等遵照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考閱有年力衰憊者即行揀退不准送試廷試學業荒疎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尚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已衰不必發監選授一職回籍終身庶官無冗曠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當不可勝用矣謹題請旨勑諭提學官遵理

計開

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

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
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
着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
羣聚徒黨及號招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
而啓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
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
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拏解發

一孝弟廉讓乃士子立身大節生員中有敦本尚實
行誼著聞者雖文藝稍劣亦必量加獎進以勵頹俗
若有平日不務學業囑託公事或捏造歌謠興滅詞

訟及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若體訪得實不必品其文義即行革退不許徇情姑息亦不許輕信有司教官開送致被挾私中傷誤及善類

一我　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已事情許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即為昭雪其事不干已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扛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

一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

一各省提學官奉勅專督學校不許借事枉道奔趨撫按官干求薦舉各撫按二司官亦不許侵伊職掌行事若有不由提學官考取徑自行文給與生儒衣

巾及有革退生員赴各衙門告訴復學者即將本生
問罪革黜若提學官有行止不端怠玩曠職者許廵
按御史指實劾奏
一該管地方每年務要廵視考校一遍不許移文代
委及於隔別府分調取生儒以致跋涉爲害亦不許
令師生角闘迎送考畢即於本地方發落明示賞罰
不許携帶文卷於別處發案致令吏晋乘間作𡚁士
子無所勸懲亦不許招邀詩朋酒友遊山玩水致啓
倖門妨廢公務其水陸夫馬廪給隨帶吏晋俱照常
行

一提學官巡歷所屬凡貪汚官吏單民不法重情及教官干犯行止者原係憲司理當拏問但不許接受民詞侵官濫事其生員犯罪或事須對理者聽該管衙門提問不許護短曲庇致令有所倚恃抗拒公法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冒濫居多今後歲考務要嚴加校閱如有荒疎庸耄不堪作養者卽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拏問照例問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卽四五名亦不爲少若鄉官勢豪干託不遂

暗行中傷者許徑自奏聞處治

一兩京各省廩膳科貢皆有定額近來有等奸徒利他處人才寡少往往詐冒籍貫投充入學及有詭寫兩名隨處告考或假捏士夫子弟希圖進取或原係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援納粟納馬等例僥倖出身殊壞士習訪出嚴行挐問革黜若教官納賄容隱生員扶同保結者一體治罪革罷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按季考校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修理其齋夫膳夫學糧學田等項俱要以時撥給不許遲誤尅減

一生員之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

一儒學教官士子觀法所係按臨之日考其學行俱優者禮待獎勵其行履無過但學問疎淺者一次考驗姑行戒飭再考無進送吏部別用老病不堪者准令以禮致仕若卑污無恥素行不謹者不必試其文學即將學問革黜

一考貢照近日事例每歲預將次年應貢生員限年六十以下三十以上屢經行舉者六人嚴加考選取其優者充貢定限次年四月到部聽候廷試文理不通者即行停降年老衰憊者姑授與冠帶榮身不許但挨次濫貢其有停廩降廩者必考居一二等方許收復未收復者不許起送應貢如有濫貢及廷試發回五名以上提學官照例降調

一補貢有缺務查人文未經到部果在一年以裏者將原給批咨硃卷追繳方取年力精壯文學優長者一人補貢定限該貢年分次年到部方准收考如有

不遵舊例將年遠貢缺濫補市恩者起送到部即將
本生發回革廩肄業提學官叅究
一遇鄉試年分應試生儒名數各照近日題准事例
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此外不許過多一名兩
京監生亦依解額照數起送有多送一名者各監試
官徑行裁革不許入塲
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
教所關近來有司忽于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
實激勸何有今後提學官宜以綱常為己任遇有呈
請務須核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

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
鄉飲賓僎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即以行
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
白查革
一所轄境內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
悉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有願習舉
業者聽社學師生一體考校務求明師責成量免差
役其行止有虧及訓詁句讀音韻差訛字畫不端不
通文理者即行革退
萬曆三年五月初三日奉　聖旨學校人才所係近

來各提學官不能飭躬端範精勤考閱只虛譚要譽賣法市恩殊失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時弊依擬再行申飭所開條件一一備載勑內着各着實遵行有仍前違怠曠職的吏部都察院務要指實考察參奏黜不許狥情禮部知道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厪

聖慮　面諭臣等虜寇倘繳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即　面奏昬月非虜騎出邊之時料無大事請究

守候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
聞下正議擊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
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邊東所報
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
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
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
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
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
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
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

柰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患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創遼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

謂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
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卽日奉 聖諭兵部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
哨已到近邊朕心日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
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
何遂不以聞着從實說來

進 郊禮圖考疏

茲者恭遇 皇上肇舉 郊禮大典臣等謹輯 郊
禮新舊圖考 進呈 睿覽舊禮者 太祖高皇帝
所定也新禮者 世宗皇帝所定也按 天地之祭

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
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
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玆　重典今且未敢輕
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具　壇
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
之見略述其槩竊附於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
以仰贊　明禮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
之大者曰郊玆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
之初況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
必須寅竭誠悃乃可孚格于　重玄必須收斂精神

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
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尤宜
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可也
兒等又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進
郊禮圖冊又導朕以積誠致潔恭承　大祭具見忠
敬朕知道了圖冊留覽禮部知道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

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天地壇大祀殿未成暫于奉天殿行禮至十一年正月乃合祀於大祀殿仍奉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於大祀殿之南每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　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宗之配共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

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

祈穀禮于　圜丘仍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

秋九月　詔舉　明堂大享禮於　大內之　玄極

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即舊欽

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尊稱十八年春

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拆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　命禮部歲用季秋奉請卜

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

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
殿仍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
定云臣等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
聖祖乃定爲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
南郊大祀殿　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
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　南北郊俱壇而不屋
南郊以冬至　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
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
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　祈穀　大享
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　先帝深惟二宗無改之議

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内行禮不便從禮官議
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
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
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
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
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
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
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
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

年一朝而罷之於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大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於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臣等愚昧竊以為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為順顧　郊禋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畧述其槩以俟　聖明從容裁斷焉

被言乞休疏

昨以御史劉臺論列具奏乞休伏奉　聖旨卿亦忠

為國不獨留在朕心實 天地 祖宗所共降鑒佀
憸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為念速出輔理勿
介浮言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 恩綸涕泗交集念
臣受 先帝重託既矢以死報矣今 皇上聖學尚
未大成諸凡 嘉禮尚未克舉 朝廷庶事尚未盡
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 先帝者
未罄其萬一也臣豈敢言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
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 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
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 皇上寵臣以賓
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相親相倚依然

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即其　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爲請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　皇上之事也所代者　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　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自茲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爲巽順以悅下耶則無以逭於負　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以事　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況今讒邪之黨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

行者即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爲作威事事皆可以爲作福睊睊之譖日騰於耳雖　皇上聖明萬萬不爲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于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志　矜臣之愚　特賜罷歸以解群議慱求廊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既有益于　國而又無惡於衆者在　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萬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譖邪陰計豈能上干

天道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衆口所能搖惕已遣
司禮監隨堂官往諭朕意卿宜即出視事勉終　先
帝顧託勿復再辭吏部知道
謝　恩疏
𦍒該臣以被論乞休未蒙　俞允今月伏蒙　聖恩
特降　御筆諭元輔　先帝以朕幼小付託先生先
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　皇天
后土　祖宗必共鑒知獨此畜物爲黨與心狂殺悖
言動搖　社稷自有　祖宗法度先生不必如此介
意只思　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　社稷爲重即

出帑理朕實惓惓於望特賜燒割一分手盒二副長
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慎勿再辭欽此
該司禮監太監孫隆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訖念臣賦性愚戇處事乖方雖横被乎
惡言實自貽乎伊慼仰屋 聖念遣慰再三載降
宸綸匪須裯疊惡彼讒慝直欲爲有北之投鑒此悃
誠固止其居東之請捧誦未畢涕淚交零竊念臣矢
效報 國本甚素心因最乞骸殊乖本願緣未舍砥
名礪行之小節忽自忘忍耻成事之大忠兹奉 誨
言乃發深省夫事惟求諸理之至當心奚必於人之

盡知況臣款款之愚旣特孚於　昭鑒則諸嘍嘍之
口誠無足爲重輕謹當仰體　聖懷益殫赤悃氷霜
自保雖嫌怨以奚辭　社稷是圖何髮膚之敢惜臣
不勝感戴激切之至

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謝知卿勉
出輔理朕心乃悅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宥言官疏

伏蒙　發下鎭撫司打問御史劉臺一本該文書官
丘得用口傳　聖旨劉臺這厮誣言亂政着打一百
充軍擬票來行欽此臣謹欽遵與同官二臣商確擬

票問竊伏自惟古之聖賢所最惡者讒言亂政之人大舜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大學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良以讒說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其意不過欲誣害良善以洩其私憤很毒之私而其害乃至於覆人國家故雖以帝舜之仁孔子之聖猶畏而惡之如此今　皇上之痛惡劉臺欲加重處是卽大舜之疾頑讒孔子之所謂惟仁人能惡人者也臣又何敢引嫌自避不為　皇上除讒去惡以定　國是顧臣思之臺言官也前日御史傅應禎虛揑　旨意誣

損　聖德　皇上欲廷杖之臣竊以　皇上一向虛己受諫今一旦衆辱此人將使居言路者畏懼自保而不敢正言故再三爲之懇乞荷蒙　聖慈俯從曲賜寬宥免其箠杖天下莫不稱仁焉今臺之譖很亂國其罪固不減於應禎然其所誣詆者臣也比之君父則相懸矣前應禎誣訕　皇上臣以言官之故猶爲乞免今臺誣害臣臣以被害之故卽欲盡法是臣以所惡於下者事　上而愛　君父不如愛己身臣不敢也又臣觀臺疏中尚有垂白父母在家臣實惻然憐之夫彼之背本反噬忍爲不義固自忘其父

毋度彼父母之心豈不念其子耶箠楚之下死生難料萬一被創而死以憂及其父母或致並殞則於皇上如天之仁或亦有所歉焉而臣之心又大有不能自安者矣伏望聖慈俯鑒臣愚免其廷杖謫戍重罪薄加退斥以警頑逸則皇上不行浸潤之哲與赦過宥罪之仁並行而不悖矣臣非敢違旨市恩以沽流俗之譽蓋亦事理合當如此伏惟聖明垂允焉

萬曆四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這等讒很姦人卿還申救他可謂忠慈之至姑准從寬該衙門知道

奉 諭看詳民本疏

伏蒙 發下山東魚臺縣民屈琛一本奏訐本縣鄉官僉事隨府違法事情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這本說隨府曾受業於屈琛是他師長乃敢非理誣害可擬旨挐來處治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政務於四方民情靡不周覽又惡其以弟子而犯師長欲加重治誠振揚法紀矯正頹薄之大機也臣等不勝欽服但參詳屈琛所奏忿起於劉軫之告訟歸咎於隨府之唆使遂發其平日不法事情若使其言果實則隨府之罪誠宜重治但此項民本其中亦多誣

罔不實之辭君徑擬　旨等問恐因而開告訐之門
長刁訟之風嘉靖年間王聯趙祖鵬等事可鑒也似
宜照常下都察院臣等傳示　聖意令其行與山東
巡按御史從公審鞫所奏果實即將隨府參提問罪
若有虛捏自宜坐以誣告之條庶四方民隱無不畢
達而無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矣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四十

請重修

大明會典疏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恭遵

祖宗成憲以光

聖明及時修輯
國家閒暇懇乞

成憲以垂永圖以光繼述大孝事要將弘治十五年以後事例

命官編輯增入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明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於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

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

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於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
艱於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滋法令
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
一人心也嘉靖年間　世宗皇帝實命儒臣續修
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
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鰲亦嘗奏
請纂輯嘉靖事例附入　會典令給事中林景暘等
復申前　請委於政理有裨但令　兩朝實錄尚未
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　會典未免顧
此失彼合行翰林院候　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

請開館輪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
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
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　史館以備采擇
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手本到閣臣等恭照　會典一書於　昭代之典章
法度綱目畢舉經　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
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於弘治之壬
戌後乃闕如續編於嘉靖之己酉未經頒布又近年
以來好事者喜於紛更建議者尠諳國體條例紛紜
自相抵牾耳目淆惑莫知適從我　祖宗之良法美

意幾於淪失矣今幸 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委宜及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 兩朝實錄未成勢難兼理今 穆宗皇帝實錄 進呈已久 世宗皇帝實錄編纂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繕寫計歲終可以 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奉 明旨續修 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 命官纂輯仍乞 勅下禮部照依先題事理催各該衙門將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緝送館

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
續開具奏　聞謹題請　旨　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
進　世宗御筆疏
先該臣等　面奏以　皇上聖齡日長乞　留神政
務　省覽章奏暇時開取　皇祖世宗皇帝所親批
舊本　覽閱以為裁決庶務之法已荷　聖明嘉納
茲臣等恭查　閣中所藏　皇祖親筆　聖諭六十
三道　御製四十四道　聖旨并票帖共七十道又
於纂修館中揀得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　親批

奏題本共六十五本　進上　睿覽恭惟我　世祖
天縱聰明　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
學其　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　特加省閱則致理之方不外於
法　祖而得之矣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竊惟致理之道莫要於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
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
欲安民又必加意於牧民之官方今　聖明在上一

特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勉修職業以求無負
於明時但虛文矯飾舊習尚存剝下奉上以希聲譽
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
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
弟者實不多見故　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
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思得明春又當外官
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綱紀所係伏望　聖明
特敕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
安靜宜民者爲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
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

別撫按之品流　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鑒若撫按官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爲不稱職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舊套了事則吏部爲不稱職矣　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有司不敢以虛偽蒙上而實惠孚于元元之大幸也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　詔書一欵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糧除金花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患廣東惠潮二府以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　恩至

溼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爲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徵求過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槩嚴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歎盈閭咸謂　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

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須賴　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　勅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　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於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

將萬曆五年漕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
災傷地方徵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
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
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　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
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萬曆四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諭吏戶二部　朕
奉　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
加意牧養近來各地方官雖頗知守己奉法然虛文
粉飾舊習未除今朝覲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
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為最其有弄虛文事趨

渴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語雖優必寘下等并撫
按官一體論黜近又聞各有司官催徵錢糧不分緩
急一槩嚴併又畏縱富豪奸猾偏累小民致有流離
失所者朕甚憫之今後除見年應納錢糧不免外其
以前拖欠着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具奏蠲
免萬曆五年漕運糧米暫行改折十分之三以寬民
力各有司奉行
考滿辭免恩命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聖旨朕元
輔受命皇考匡弼朕躬勳德茂著茲一品九年考績

恩禮宜隆着加特進左柱國陞太傅支伯爵俸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陪一子做尚寶司司丞以稱朕褒答忠勞至意欽此有 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謭陋謬秉 台衡受先帝顧托之隆荷 皇上倚毗之重禮之以師傅待之以腹心 異數隆施駢至疊錫亦欲罄其狗馬之力用以少答 高厚之恩而學術迂疎行能淺薄朝夕獻納不過口耳章句之麤手足拮据皆法制品式之末心力徒竭績效罔聞茲當九載課績之期正㒲二考黜幽之典豈謂既逃於顯斥乃尤濫被乎

殊愚退自省循若臨淵谷臣聞有非常之才然後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乃可受非常之賞五等厚祿三公峻階褒賜大烹蔭承延世皆所謂非常之賞也雖 先朝名臣碩輔耆德元勳膺此數者蓋亦無幾臣何有功德可以堪承若不揣分義之安必自速顛隮之咎此所以展轉思惟不敢以爲榮而深以爲懼也除勳階 勅奬 誥命䀆恩不敢輒辭謹已恭領其請 特典萬非所堪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收回成命俾臣得安義勉效馳驅則 皇上施推心之愛百朋未足爲榮而愚臣保知足之規九死不敢忘

郡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
佐　皇考親承　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
茂功在　社稷澤被生民茲特循舊典加恩猶未愜
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
　考滿謝　手勅　加恩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論例
加恩臣自揣愚分不安謹已具疏辭免隨　遣中使
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

一表裡羊三隻茶飯卓五卓酒三十瓶新鈔五千貫臣叠荷 恩施已不勝感戴矣今日又蒙 特遣司禮監隨堂太監孫秀齎奉 御筆手勅諭元輔先生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祐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歷九年考績特於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爲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欽此又該文書官太監孫得勝齎 獎勵勅書一道各恭捧到臣私第臣謹焚香

叩頭祇領訖伏念臣謬司鼎鉉歷有歲年親承 先
帝憑几之言特荷 皇上倚衡之寄雖皆捐身負
勉竭苦心而載 高厚者有難報之恩肩繁重者無
可底之績日中月飾特 祖宗已試之規夕惕朝乾
乃臣子本然之分論 君德則聰明自天而淺學無
裨語治功則謀猷惟 后而綿力何有愆尤徒積汰
斥爲宜豈意 聖明復從甄叙等階世賞既按功令
以宣麻 宸藻奎章復壓 睿思而 賜札嘉乃丕
績居然虞廷讓美之風惟公德明藹矣周宣毗賢之
命重以錫賚精鏐之貺兼之綺衣赤紱之榮不稼不

耕久已被素飡之刺非勲非戚乃冒膺詔祿之恩矜此駢拖灼然異數將控辭而弗獲欲酬報以奚由惟當益殫疲蹇勉效馳驅知我者　天即違俗而遑惜許身于　國惟盡瘁以爲期臣無任激切感戴　至

## 再辭　恩命疏

昨以一品九年考滿荷蒙　聖恩踰例至賞臣自揣分義不安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佐
皇考親承　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茂功在　社稷澤被生民茲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卜　天聽未回永兢愈切敢陳微悃再控　宸嚴臣
聞人之受享各有分量受過其量鮮不爲災譬之雨
澤所以生物過多或反有傷甘臑所以養人太飽亦
能致疾臣幸以一介庸醫爲　帝者師紆朱拖紫捧
讓　人主之前當軸秉衡平章軍國之重所謂千載
一時之遇也乃自受任以來　宸綸蕃錫　異數殊
恩所以加于臣者歲無虛月雖霈雨普潤而臣之被
澤爲獨隆江河同飲而臣之鼴腹已先飽矣及玆止
足猶懼滿盈若復浸灌不已貪婪無厭其有不至於
災患者乎欲貴雖　人同情履危良亦可畏與其貪得

以速咎何如自抑以圖存臣雖至愚豈不自審且太傅之秩古謂三公 本朝文臣無居此者惟嘉靖初年大學士楊廷和曾奉 命特加旋亦辭免彼 定策元老猶不敢當臣何人斯可以叨冐至於伯祿部寀符丞之廕雖 先朝輔臣間有蒙被者然或因一事而偶加或以積久而漸及固未有不論功閥一朝而盡畀之者夫以 國典之所未嘗十者而臣獨冐然以受之昔人之所未曾備者而臣乃兼得而有之豈惟天道所忌蓋亦公論不平早夜思惟如負芒刺用是不避煩瀆復陳其愚伏望 聖慈曲垂矜允俾

臣得以其未盡之力勉效驅馳是 皇上之所以厚
臣而保其終也臣干冐 天威無任隕越悚慄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三
公之職用弘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
大勲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進崇階允孚公論至于
增祿宴䕃等項亦皆 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
盛滿為嫌過執謙遜其尚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
知道欽此

三辭 恩命疏

頃以拜 恩諭分再疏辭免奉 聖旨朝廷設立三

公之職用弘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大勲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晉崇階允孚公論至于增祿宴蔭等項亦皆　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盛滿爲嫌過執謙遜其尚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知道欽此捧誦　溫綸愈深跼蹐欲仰承　恩眷則分不自安將再瀆　宸嚴又懼貽重譴思惟展轉寢食靡寧然臣所以屢控而終不能已者非矯也緣臣前歲以遼東大捷荷蒙　聖恩欲加陞蔭臣具疏辭免中間引古俠士酬報知已之義以及人臣敬事後食之心每欲事過所受功浮於食犬馬之誠於是乃

安自今凡非分之　恩踰格之賞無復濫及庶大義
克盡微志獲伸等因已荷　聖明俯垂矜允又特
加綸奬風勵臣工是臣之微誠旣已仰孚於　聖鑒
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許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
以自副其功浮於食之心而非分之　恩踰格之賞
又復濫及則臣向之所以陳辭者不過矯飾之虛言
而　皇上之所以許臣者亦未爲相信之深至矣臣
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　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煩瀆
瀝血陳誠必望　聖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終伸卽通
侯之爵未爲榮萬鍾之祿不爲富矣臣叨冒　天威

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有定國安民大功加秩賜祿未足酬賞乃循
固執謙遜至于再三朕覽所奏詞益用懷歎茲重違
卿意特准辭免太傅伯祿成卿忠志用立臣極其餘
常典悉宜勉承以見君臣相體之義慎勿又辭該部
知道欽此

請敘錄日講諸臣疏

臣等伏覩　皇上踐祚以來日　御講筵夜夜問學
隆冬盛暑未嘗少間而侍講諸臣申時行等亦夙夜
在公勤誠匪懈在諸臣以勸講為職雖竭忠盡瘁分

所當然豈敢有所希覬但臣等竊以爲敬事後食[illegible]人臣靖共之心有勞必錄者　明主激勸之典況[illegible]先朝於日講官亦每　特加優禮所以重　聖學也今　皇上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雖　天挺英資匪由學習而諸臣開導啓沃之功亦似有不可泯者伏望聖慈俯軫諸臣微勞酌其年資量加陞級以示激勸勅下吏部詮註遵行夫諸臣效勞愈深則　皇上典學之功愈進諸臣之被　恩愈渥則　朝廷崇儒之典愈光矣

辭

加恩疏

昨該臣等以講讀諸臣學士申時行等效勞年久乞
恩陞級以示激勸茲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意俯
念臣等提調講讀亦有勤勞欲一體　加恩令臣等
具擬上　請欽此臣等伏奉　綸音不勝感激敢不
欽遵以仰承　恩眷但念臣等俱以淺薄俱蒙　皇
上簡任輔弼輔弼之職上則培養　君德贊襄　廟
謨下則表率羣僚修明庶政其職最爲繁重最難稱
塞若提調講讀不過職分中之一事實與諸臣之專
供一職者不同雖毎日趨侍　講筵改定講義亦不

過總其大綱率領諸臣以供事而已又何功之可言何勞之可錄夫掠人之美以自爲功謂之竊無其實而冒其賞謂之忝忝與竊臣等不敢爲也伏望皇上俯鑒微忱免歷聖念所有加恩一節萬不敢承止將原本擬票上請伏乞聖裁臣等仰蒙恩念不勝感激惓惓之至

議處就教舉人疏

近該禮部開送乞恩就教舉人臣等會同翰林院掌院事學士申時行遵奉欽依出題考試取中上卷八卷中卷三百三十六卷俱堪授教職已經封卷

進 呈訖臣等又查得先年就教舉人多授以府州縣學訓導之時令其以舉人署教事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乃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蓋以就教舉人皆未經國學作養故使之分署教職資其廩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之地也近年以來此意寖失舉人乞 恩者槩授以學正教諭絕無除訓導者不及三年即陞知縣又以願就者多學正教諭缺少除授不盡則縱令回籍下科仍以舉人會試之後始從選除甚非政體由是舉人以就教爲捷徑不復

必臨而　祖宗造士作人之意寖以不存臣愚竊以
爲告令之時欲晝夜刻制固非人情所堪亦宜酌議
釐正以敦士習合無　勑下吏部將今次臣等所定
上卷入卷及中卷十名以前俱授以州學正中卷二
百名以前俱授縣學教諭二百名以後俱授以府州
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俱准下科會試一
次三年之後考其有才力能治民者始陞授有司正
官令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負缺不發省令在部
聽候陸續選除毋得狥情縱令回籍致乖政體以後
年分俱照例施行如此則舉人不敢僥倖於徑截之

途而國學由此充實亦作興人才之一端也

請停止

內工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 慈慶 慈寧兩宮着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欽此臣等再三商確未敢即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於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於其可已而不已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 慈慶 慈寧乃 兩宮聖母常御之

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救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　皇
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　聖諭之及已即請　旨修
葺矣今查　慈慶　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
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詣閱視伏覩其　巍
崇隆固之規彩絢輝煌之狀竊以爲　天宮月宇不
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
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
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
給爲言已奉　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
端又興此役是　明旨不信於人而該部科必且紛

紛執奏徒彰　朝廷之過舉滋臣下之煩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巳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　兩宮聖母欲皇上祈　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爲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巳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黎民萬口同聲祝　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　皇上之大孝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敉寧然後重修未晩臣等干冒　宸嚴無任悚慄之至

萬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蹟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　聖母停止了

嶺西大捷辭免　加恩疏

昨蒙　發下兵部題叅廣東羅旁大捷請敘錄有功人員本臣已酌量擬票上請茲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廣東大捷全是先生每運籌都該蔭賞改票來行欽此臣等不勝感激不勝惶悚茲者嶺西之役兵不踰時而俘獲四萬有餘拓地千里之遠誠爲殊常大捷然此皆　祖宗垂祐　皇上聖武布昭下則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叅預　密勿適會成功有何

勞勩敢冒　恩賞況前已奉　旨以後邊功不許敘及輔臣臣等又豈敢身自犯之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懇衷所有　加恩一節　特賜停寢庶臣等犬馬微分得以少安謹將原票封　進隨奉　聖諭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賜元輔銀一百兩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裡次輔二各銀八十兩四表裡欽此

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

該文書官送下欽天監一本題稱　皇上大婚謹擇於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

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　英宗皇帝九歲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　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於事體未便若卽用今年十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居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

勢之可爲者卽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　皇上爲　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愼選賢淑作配　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閱文書官向臣等說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咏見於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旣有合於天地交泰

化醇之意且當 聖齡十六又率遵乎 累朝
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爲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
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於 聖母之一言耳仰
煩 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月春煖之時
或用四月清和之候 諭下臣等傳示各衙門遵行
其該監本合無姑且 留中以俟 裁定施行隨該
文書官口傳 聖母諭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
月次日奏 御批欽天監本 朕奉 聖母慈諭着
於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纂修書成辭恩命疏

昨奉聖諭以皇祖實錄書成命臣等撰敕加恩監修總裁官臣自以官品已極涯分久踰不敢再叨謹欽遵將英國公張溶并同官二臣擬敕上進茲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聖旨皇祖四十五年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先生恩該首加却怎的不擬這勑着另改擬了纔行欽此臣恭聞寵命愧懼交并追惟皇祖世宗皇帝實錄自先帝嗣統之初已即降纂修之命一向因循廢閣竟未脫藁迨臣當事始定爲章程嚴其

期限然後責成有據端緒可尋其中編摩草創雖皆出於諸臣之手然實無一字不經臣刪潤無一事不經臣討論既更定其文義復讐校其差訛窮日逮夜冒暑凌寒蓋五年於茲而今始克就鞭駑策蹇寧靡寸勞況書成加恩　累朝舊典　皇上按故事錄微勞臣即循例仰承亦豈得為濫觴但臣有匹夫微志硜硜欲以自遂者向已屢控　宸嚴茲敢再陳素悃臣以羈單寒士致位台鼎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　聖明　眷倚彌篤寵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託　渥恩殊錫豈獨　本

朝所無考之前史亦所希覯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遇知已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辭既已存亡死生發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況君臣分義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孱無能樹植鴻鉅以答　殊眷惟於　國家之事不論大小不擇閑劇凡力所能為分所當為者咸願畢智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雖務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　恩謀利之心斯於臣子分義庶乎少盡云爾故自　皇上臨御以來所加於臣文武祿廕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胙以九年

任游　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臣亦懇疏陳辭必得　請而後已豈敢畀衆爲高以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輒懷觖望若執左契而責報于　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爲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筆供奉之役即叨橫　恩渥澤之施則平日所以勸勉諸臣者皆屬矯僞人誰信之此臣所以展轉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腸辭理俱竭藉

惟 皇上復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騰言語煩瀆非 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望 聖慈俯鑒愚衷 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疏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 勅一節萬不敢擬謹將原稿封 進伏乞 聖裁施行

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 社稷大功不止纂修一事乃屢辭恩命遜美弗居覽奏真忠大義深激朕衷特允所辭以成卿勞謙之美風激臣工仍宣付史館昭垂萬世該部知道欽此

論決重囚疏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
今歲大辟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　旨暫免
行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
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
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
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
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
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
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

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弃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 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殺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

上顧餘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非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兇慣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

悶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愁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柰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數年獄耳然與其瘐數年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溢囹圄

既實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覩　皇
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
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
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
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
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
此關係　朝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　聖明裁擇
萬曆五年九月十四日文書官口傳

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年照舊例行刑